

陳嘉庚



陳嘉庚

——陳嘉庚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華僑博物院
福建省政協

文史資料出版社

陳 嘉 庚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華 僑 博 物 院

福 建 省 政 協

聯合編輯

＊

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橋大街23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印刷

＊

1984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889×1194 $\frac{1}{16}$ 開 印張：13

印數：1—10000冊 統一書號：11224·154

定價：(精)港幣 150 元 人民幣 15 元
(平) 人民幣 11 元

陳嘉庚

——陳嘉庚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華僑博物院
福建省政協

文史資料出版社

鄧小平爲本畫冊題寫書名

責 任 編 輯 黃 靄 玲

裝 幀 設 計 楊 亞 人

華僑旗幟 民族光輝
陳嘉庚

鄧小平同志爲本畫冊題詞



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 1954 年攝於北京

領導南僑捐抗敵
會場鼓勵必驅賊
報章頻傳海內外
敵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傀儡甫萌芽
首予勸誡勿昧惑
賣國求榮甘遺臭
電提參政攻叛逆
強敵南侵星島陷
一家四散畏虜追

金鑑易

爪哇避匿已兩年
潛踪難守長秘密
何時不幸被俘擄
抵死芳顏溫事敵
回檢平生公帛私
尚無罪迹污清白
冥冥吉凶如有定
付之天命懼奚益
右避難爪哇時
述志詩一首

金鑑易

陳嘉庚先生避難爪哇時所寫述志詩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先生攝於新加坡植物園。

為緬甸仰光埠

新仰光報三週年紀念題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身家可以犧牲

是非不可不明

中華民國廿年六月二日 新嘉坡陳嘉庚

陳嘉庚先生為《新仰光日報》創辦三週年紀念題詞



陳嘉庚先生 1956 年攝於北京

對於輕金錢 重義
 務 誠信果毅 嫉
 惡好善 愛鄉愛國
 諸點 尤所佩服嚮
 往 而自愧未能達
 其萬一 深願與國
 人共勉之也
 右錄南僑回憶錄
 弁言中教語

林君惠祥屬
 陳嘉庚書於
 星洲怡和軒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三日

陳嘉庚先生錄《南僑回憶錄》弁言與林惠祥



陳嘉庚傳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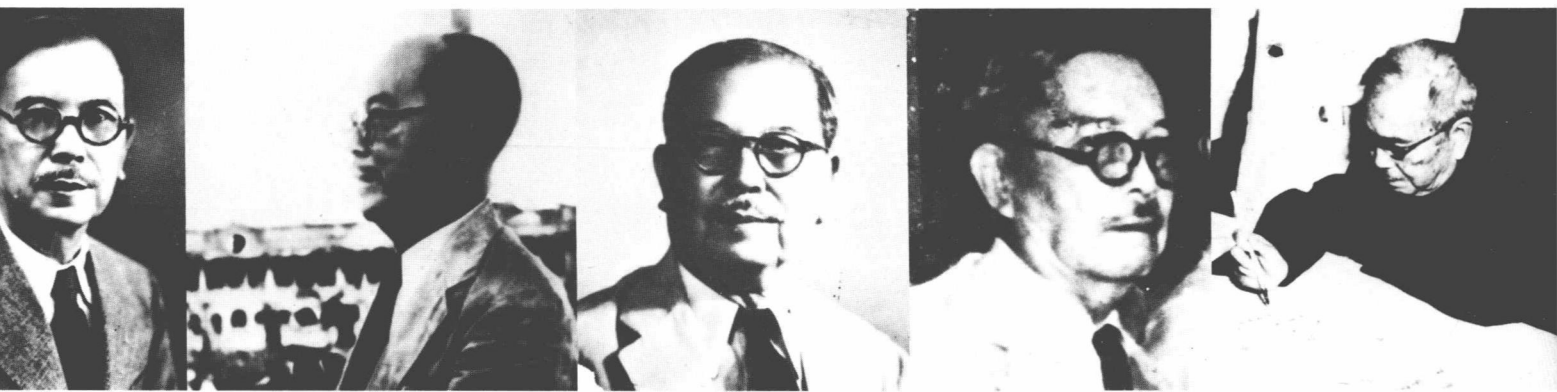
在辛亥革命到全國解放這三十多年的風暴中，出現了許多令人難以忘却的歷史人物，毛澤東主席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陳嘉庚是其中的一位。

陳嘉庚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為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不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都跟隨着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他把一生獻給愛國興學，獻給救亡大業，獻給振興中華，成為華僑的一代領袖和楷模，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尊敬。

陳嘉庚生於國難，長於國難。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誕生於福建省同安縣集美村（現屬廈門市），那裏距離因鴉片戰爭失敗而被迫通商的“五口”之一的廈門只有一水之隔。他目睹中法戰爭中法國戰艦侵入福州馬尾，目睹台灣割給日本侵略者，目睹鼓浪嶼淪為帝國主義的共同租界，從清王朝辱國喪權和腐敗無能的現實中，逐步認識到政治變革的必要，增強了愛國心。

陳嘉庚在貧窮落後、民生凋敝的家鄉度過了青少年時期，唸的是私塾。十七歲遠離家鄉，到南洋謀生。父親杞柏在新加坡開一家不大的米店，陳嘉庚就在那裏服務了十三年，直到米店收盤，才出而獨立經營黃梨罐頭廠。他很快就嶄露頭角，以開拓者的姿態，從事橡膠墾殖業，被稱為東南亞橡膠王國的四大開拓者之一。一九一一年前，他從黃梨廠、橡膠園和米店獲利數十萬元，成了同業中的佼佼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他的事業迅速發展提供了機會，橡膠不斷漲價，海運業獲利豐厚。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他已成為一萬五千英畝橡膠園的擁有者，橡膠製品遍銷五大洲。他還經營米廠、木材廠、冰糖廠、餅乾廠、皮革廠，資產達一千二百萬元（叻幣，約值黃金百萬兩），“華僑大實業家”之名遠馳海內外。

然而這一大實業家的“黃鵠之志”，不在發財，而在於報國。他在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哺育下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被新加坡閩僑舉為福建保安會會長，募款支持福建光復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並為發展當地華僑教育作出貢獻。一九一二年他回鄉創辦集美小學校，在其手撰的《集美小學記》中，把興學目的說得很明確：“余僑商星洲，慨祖國之陵



夷，憫故鄉之閩門，以爲改進國家社會，捨教育莫爲功。”十數年內陸續增辦各種類型學校，到一九二七年計有：男子小學、女子小學、男子師範學校、男子中學、女子中學、水產航海學校、商業學校、農林學校、幼稚師範學校、國學專門學校，統稱集美學校。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批准“承認集美爲中國永久和平學村”。

一九一九年爆發“五四”運動，陳嘉庚看到了新的希望，以愚公移山的氣概創辦廈門大學，“通告”宣稱：“民心不死，國脉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獨資創辦的大學。

在世界經濟危機襲擊着殖民地經濟的時候，陳嘉庚以硬骨頭精神同英國壟斷資本集團進行不折不撓的鬥爭。壟斷資本集團強迫他停止提供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經費，他憤然說：“不，企業可以收盤，學校絕不能停辦！”一九三四年，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終於在困難重重中收盤。企業失敗了，“傾家興學”的美名永存。黃炎培說：“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

陳嘉庚不但爲教育事業鞠躬盡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他提倡學生要在德育、智育、體育諸方面全面發展，倡辦職業技術教育，高度重視師範教育，認爲“沒有好教師就沒有好學校”，等等。這些，即使在今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具有可供借鑒的意義。

陳嘉庚的華僑領袖地位是在抗日鬥爭中確立的。一九二八年他擔任“山東慘禍籌賑會”會長，第一次把華僑抗日力量團結起來。“七·七”事變發生後，他又被推舉爲“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主席，領導南洋一千二百萬華僑出錢出力，支援祖國抗戰，使華僑愛國大團結進入一個新階段。

陳嘉庚不但關心祖國的難胞，尤其關心民族的興亡。在南僑總會成立不久，他曾向重慶國民黨中的妥協派發出了最猛烈的抨擊。當時廣州、武漢相繼淪陷，人心動蕩，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然發表對日和平談話，抗日統一戰綫面臨着最大的危險。陳嘉庚當即以參政員的身份向正在開會的國民參政會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電報提案。這個提案被會議熱烈通過。鄒韜奮稱這寥寥十一個大字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汪叛國後，陳



嘉庚致電蔣介石，要求“宣佈其罪，通緝歸案”，這種大義凜然、頑強鬥爭的民族氣節非常可貴！

訪問延安是陳嘉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他把民族的命運寄希望於國民黨政府。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了重慶，親自觀察到國民黨統治集團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醜惡行徑，“國共摩擦似有劍拔弩張之勢”，遂不顧國民黨當局的阻攔，在侯西反、李鐵民陪同下毅然訪問延安。在那裏，他會見了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參觀了抗日根據地的學校、工廠、機關，考察了陝北人民生活，“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後來，他在《南僑回憶錄》弁言中寫道：“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並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衆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他醒悟了，“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從此堅決轉向擁護中國共產黨，這對一代華僑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他回新加坡召集第二屆南僑大會，宣佈國共摩擦的真相，指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對頑固派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推動廣大華僑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期間，陳嘉庚組織“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被推舉為主席。在英軍放棄新加坡前夕，經親友一再催促，方悄然轉移到印度尼西亞去，集美和廈大校友黃丹季、郭應麟、林翠錦（女）等冒着生命危險，掩護他匿居印尼瑪琅。他在這期間撰寫《南僑回憶錄》，身懷一包氰化鉀，隨時準備以身殉國；他曾賦詩明志：“何時不幸被俘擄，抵死無顏諂事敵”。高風亮節，堪為後人矜式。

陳嘉庚終於躲過了敵人的魔掌，日本投降後，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華僑五百個社團的歡迎。同年十一月八日，重慶十團體舉行“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主席送的“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祝詞，成了歷史性評價。

當時，全國人民既歡慶抗戰勝利，又注視和平建國的前途。陳嘉庚對重慶談判不抱希望，認為“還政於民，謀皮於虎，蜀道崎嶇，憂心如擣”。果然，全面內戰不幸爆發了，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杜魯門總統、美國參、衆兩院議長等，明確表示反對美帝國主



義支持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予美蔣的反動陰謀以有力打擊。爲了鬥爭的需要，陳嘉庚在胡愈之、張楚琨、李鐵民的協助下，創辦《南僑日報》，毛澤東主席爲該報題詞：“爲僑民利益服務”，這家報紙對於團結廣大華僑羣衆，支援祖國解放鬥爭作出了貢獻。同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羣衆的民主愛國運動相呼應，陳嘉庚組織了“新加坡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並被選爲該會主席，領導華僑以實際行動支持祖國的民主運動。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誕生，陳嘉庚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回國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被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此後，定居集美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時期。他生活在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祖國，看到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內心的喜悅與興奮是難以形容的。正如他一九五五年旅行全國所得的結論：“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使人民幸福。”（《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報國的積極性更高了。董必武贈以集句：“樹立甚宏達，壯心不肯已”。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產業變爲現款加上籌款共滙回一千多萬元（人民幣），用於擴建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對國家大政和家鄉建設提出許多具有卓見的建議，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視和採納，其中尤以鷹廈鐵路和廈門海堤的建設方案最爲人們所熟知。他是黨的真正諍友，在國家事務方面如有不同意見，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做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他激動地說：“知我者黨也！”

陳嘉庚恪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生活樸素，自奉菲薄，居舊室，自定伙食標準每日不超過五角。他身體力行的座右銘是：“應該用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臨終他把遺產三百多萬元（人民幣）全部獻給國家。

陳嘉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陳嘉庚病逝於北京。彌留時他仍殷切盼望台灣回歸祖國，並囑咐“把集美學校辦下去”。遺著有：《南僑回憶錄》、《南僑正論集》、《住屋與衛生》、《民俗非論集》及《新中國觀感集》。

國家給予陳嘉庚以國葬的哀榮，靈柩運回集美，安葬於“鰲園”中。